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李辉 主编

韩美林

叶文玲 著

瘦骨犹自带铜声

大象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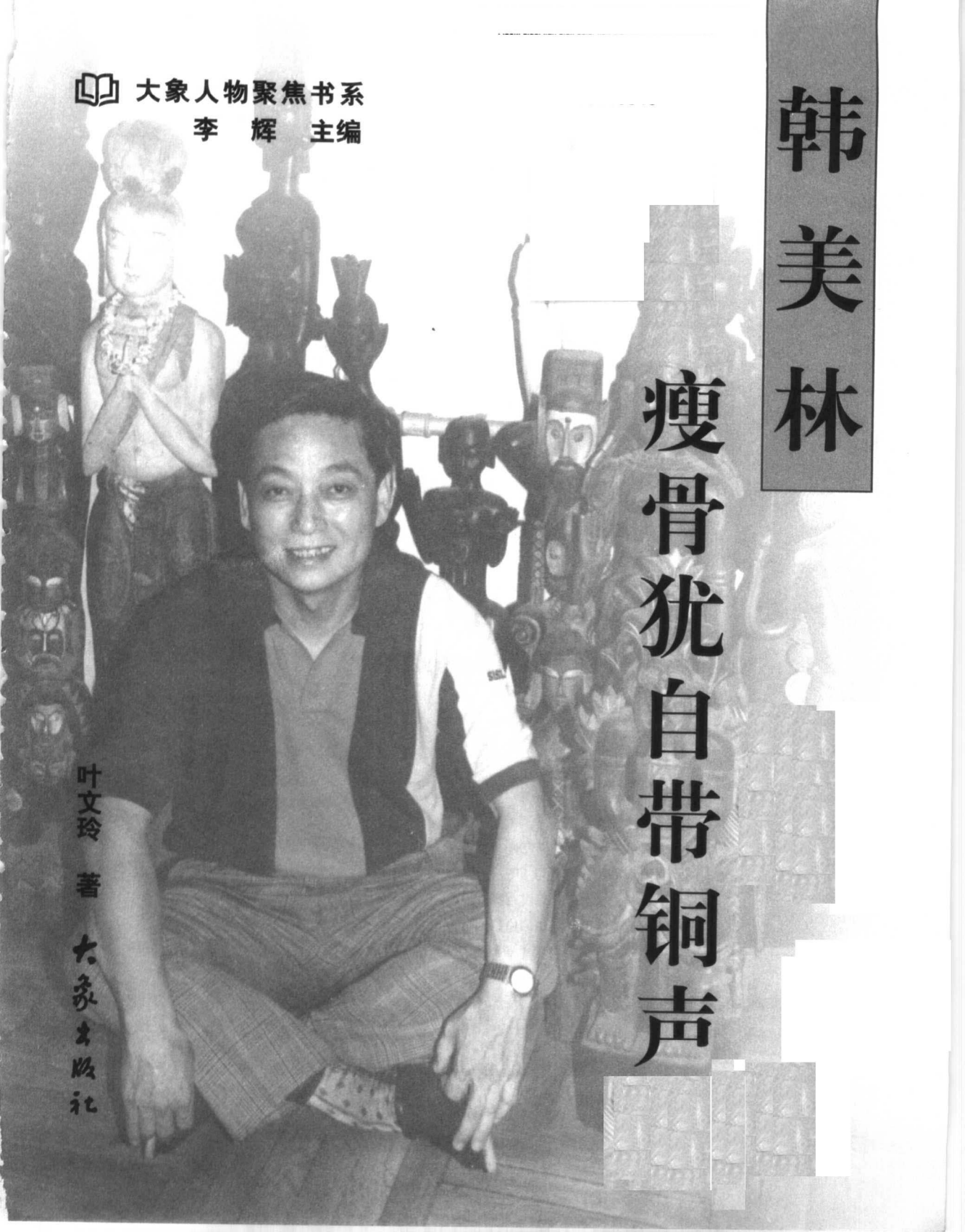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韩美林

瘦骨犹自带铜声

叶文玲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美林:瘦骨犹自带铜声/叶文玲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 2003. 9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219-0

I. 韩... II. 叶... III. 韩美林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9885 号

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韩美林:瘦骨犹自带铜声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叶文玲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方 丽

书籍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5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丽亚·伍尔夫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杰出的肖像照！

蓝天碧海，船艇破浪，初识韩美林，就是在这样美妙快意的蓝天碧海间——

那是八十年代的夏日，在青岛——黄岛的航轮甲板上，头上是一片与海相映蓝得不能再蓝的天，周围是与天相接绿得不能再绿的水，似这般蓝蓝绿绿水波连天的境地，即便你没有多少诗画细胞，也会感受到浓稠得化不开的诗情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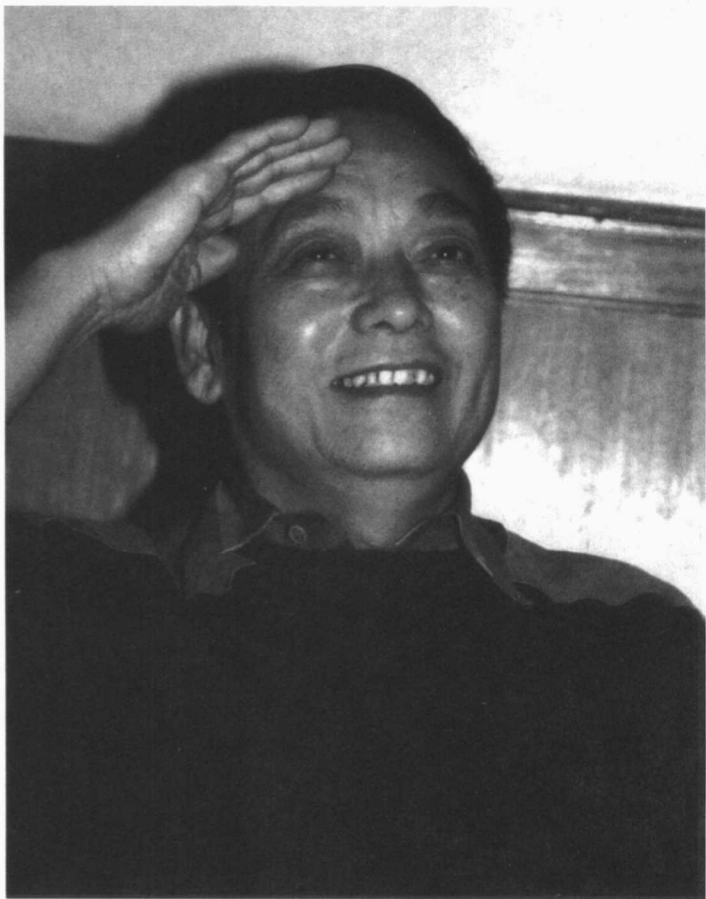
而彼时，恰是诗人画家俱在眼前：历经浩劫大难未死的韩美林，正伴随文坛老前辈诗人光未然，同赴黄岛笔会。那一次，应邀的作家不多，画家也只有韩美林。

那时，我还不知道韩美林为什么“归”在中国作协，只是从报章上早早就得闻了

我为什么像个小孩子？我清楚，心态不老就永远不老。……没心没肺能活百岁，问心无愧活得不累。没有过夜愁、过夜气，就没有过夜的病。

长命而不累，多么潇洒，昨天已经过去，再追悔也成历史了，有这个精力就拿来打问号吧！多有意思。无止境的问号任你驰骋，你不成仙才怪呢！

韩美林



“历下美林”的大名，也早早爱慕着他笔下的一切，特别是他的猴、他的狐、他的熊、他的狗……猛地相见，却有点惊愕：韩美林怎会出落得这副孩子似的形貌？矮墩墩的个头，圆圆的脸庞，不加修饰的少年人发型，很容易就笑吟吟咧开的嘴巴。特别是眼睛，端端是一双天真、欢乐而又略带稚气的眼睛，这是一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充满疑问，但更多的是信赖着一切、热爱着一切的眼睛！

哦，大名鼎鼎的画家韩美林，不该是这副模样。

难道画家有一副什么“标准相”？我的惊愕自然不成理。但是，当我深知了韩美林，我才觉得，韩美林就该是这副模样。



许多年后，友人送了他这张穿军装的照片。这是他少小生活的明证——他早早就参了军——济南刚解放，母亲为让他有个“吃饭的场地”就送十三岁的他去当小兵。美林当兵的部队，也非上前线打仗，而是为一位筹建烈士塔的万春浦司令当一名小小的勤务兵。

叶文玲

形象记忆过目不忘，数字记忆一塌糊涂。但有些日子却如数家珍：1949年4月12日我参军，9月25日发了军装，9月28日正式穿到身上，再过了两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……参军第一天就吃了九个大包子，撑得起了不了床！……

韩美林的童年贮满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。

1936年暮冬，当世界一片肃杀时，谁会在意济南的那条叫皇庆巷的一间小瓦屋中，又诞生了一个瘦骨棱棱的孩子？美林是这个家的老二，形体瘦小，属相的形物也小——老鼠，小虽小，却是“甲子”，排行老大呢！

属相“老大”，命运却并不老大而依旧多舛。贫病交加，成了美林初识人生的词语。药铺学徒出身的父亲，在他两岁时就因一场结核病去世，守寡的奶奶和守寡的母亲在借居的破草房里，负起了抚养四岁、两岁和才三个月的三个孩子的重担。

在美林的记忆里，恩重如山的亲人莫过于母亲。祖籍绍兴的母亲毛淑范，有着南方女子特有的善于持家的勤劳和智慧，而贫穷和苦难仿佛是善良母亲的又一个代名词。一生劳作的母亲，后来受街道委派为一位军人家庭做保姆，直到1983年在上海溘然谢世。赶去奔丧的美林捶胸顿足，对母亲的敬仰和愧疚在悲痛中全部苏醒。

没有受过大苦大难的人，就没有真正的悲悯心怀，也不可能对人世大爱有至深的理解。韩美林这辈子经历最多的，是苦难，他此生失却最多的，是爱，这其中就包括“人之初”的母爱。在清楚他一生的经历后，我终于理解了他后来为什么如此热衷创作“母爱”的系列雕塑，为什么对这个表现人类大爱的主题如此醉心。

1957年母亲五十岁时，美林曾为之画过一张油画，但在他近年来几次举办的画展中，却难觅这张注满深情而镌着亲人血脉的早年画作。

2002年初春，韩美林终于重组家庭后，专程到上海为母亲隆重地上了一次坟。



母亲毛淑范，绍兴人，外婆周家是当地的大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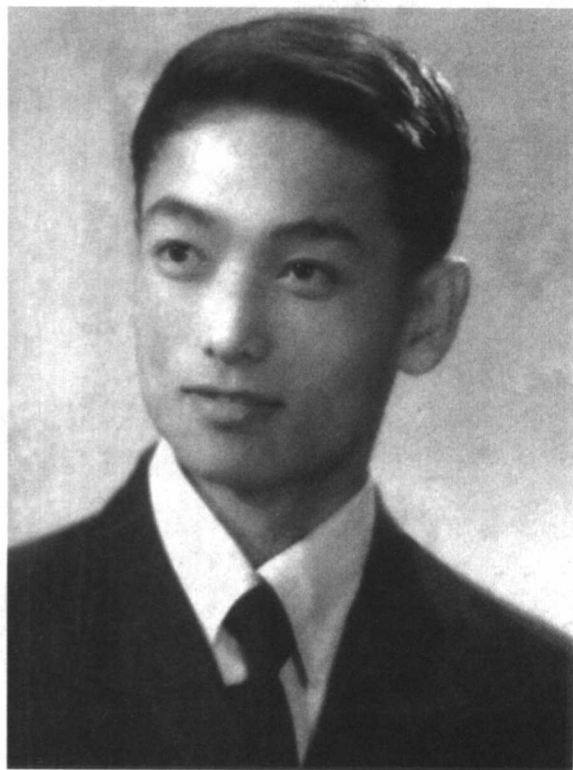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这一刻最沉重——与兄嫂永别母亲。



相熟多年后，我与美林无话不谈，却有意无意避开关于母亲的话题。因为，在心灵深处永远是个大孩子的韩美林，凡提到母亲，他就会愀然变色，那双酷似其母的大眼睛，立时就会贮满泪水。

对于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，“1957”是波及面很广的厄运之年。此后的1958年，浮夸风甚嚣尘上，变本加厉的政治荒谬，又在另一种层面扭曲了人的心灵。愈演愈烈的浮夸风，演变为无耻的吹嘘和更多莫名其妙的诬陷。其时，韩美林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，对他有着身传言教师恩的老师们——庞薰琹、张光宇、祝大年、周令钊、郑

这模样倒是中央美院小帅哥一个。





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！

可等等艺坛名宿，先后背上这样那样的黑锅。沈从文的那场无妄之灾，也曾为美林所亲闻目睹。心地单纯、秉性刚直的韩美林，对这个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问号。

就像小时候不解为什么饥寒交迫总是伴随自己一家一样，他同样不明白世上有些人，为什么真能指鹿为马，诬雪为泥，而把煤球说成是白的。

种种遭遇使他终于明白：人世间有太多的荒唐，世上就会有太多的问号！

因荒唐而生的飞来横祸，同样莫名其妙地降临到韩美林身上。在1964年开始的“四清”运动中，受诬陷的韩美林，竟遭图圉之灾。



与同学春游小憩。

我这一生老在受罪，挨坑挨骗家常便饭；使绊子、穿小鞋小菜一碟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总比咱们给人家使绊子、穿小鞋，坑骗人家好得多吧？朋友们都说我像个快活的大苍蝇，什么时候都乐呵呵的，那些阴影早甩脑后。……其实，很简单，这叫换个活法。

韩美林

事情的起因，荒谬之极：因为非常偶然地看望了一个外籍同学，那同学邀请他在小店喝过一杯咖啡，后来竟然阴差阳错地被人冤枉成“向外国人出卖情报、泄露有关导弹基地军事机密……”

悲剧不容分说地发生了！少小参军在“革命部队大家庭成长”的他，本来是作为中央美院的人才“支援”到外地筹建当地艺术学院的，不料就因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罪名遭冤坐牢，在一个掠尽他青春血汗的监狱——安徽合肥郊外的“洞山一百号”，度过了噩梦似的四年多。

那是扳着指头算过来的一千九百天！

苦难留下了无法消弥的印迹：韩美林那乍看是笑嘻嘻的圆脸，却沉埋着一层不褪的菜色，微微一蹙

眉，便是分外深刻的额纹；长而深密的眼睫，时时闪过一丝难以脱却的忧思。特别是这双手，这双满布着陶瓷厂烧窑烟熏火烤印迹的手，这双被冰冷的铁镣紧铐，被凶残的魔爪挑断腕筋、碾断指头的手，这双和修长、白皙、温软、保养等等字眼毫不沾边的手，骨节粗硬，伤痕清晰可见——特别是被挑断指筋的手腕手掌，教他永远记住了曾经有过的屈辱。

这双伤痕累累的手，浓缩着他的历史，他的秉赋，他的气质；多年来，心灵的“底版”全靠这双非同一般的手“和盘托出”。

初知美林的身世，我曾为他的身个、为他的形貌、为他儿童般的灿烂笑容而惊诧，深识美林后，也深知了这个道理：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在于形貌发式的



父亲韩鸿明。

安徽界首陶瓷厂老工人芦山义祖孙三代，都与美林“共事”。



山东老俸的大棉裤能与上海的高楼相媲美。



为人多自省……富人是从穷人那里来的，知识是从无知那里来的，幸福是从苦难那儿来的，跌下是从爬高那儿来的，自尊是从羞辱那儿来的，自主是从依从那儿来的。所以才有：欲得反失，知进而退，知难而上。谦受益，满招损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

韩美林



奇特，而全在于魂魄和品格。

与韩美林这样的人，是无法不一见如故的，与美林这样的人，是无法不无话不谈的，相知相交渐深后，便益发敬重他耿介刚直的山东人脾性，敬重他那和狂傲、矜持、好为人师、自命不凡等等绝不沾边的品格，更敬重他在历经苦难后，仍然有着率真坦诚的心怀，有着善待一切人的热忱和诚恳。



人瘦骨硬毛发长，为谁煎熬夜未央？

八十年代初，韩美林摆脱了无妄之灾以后，在美术创作上再度崭露头角。在中国作协几位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关怀下，以最快的速度调回北京，因此，他的档案关系就这样“暂寄”在中国作协。

那时我不知道个中细情，只记得他在那个笔会所做的发言，只字未提自己的苦难和不幸，半点未涉自己的艺术和成就，谈的只是刚从美国出访回来的感受，短短的发言情深意长，没有豪言，没有壮语，只有一腔艺坛赤子的挚诚心怀。

……原来，祖国两字在我，只是一个概念：我是中国人，无论到了哪里，我都不会忘记烙在我背上、化在我骨血